

## 第四卷

## 金釧記

天歷己巳，建康有寶時雍者，家素寒微而驟富。一女名羞花，年已及笄，風流俊雅，尤長於詩。溧水士人章文煥，與寶為中表親，然亦才貌出類，人以聰俊章郎稱之，自幼每過寶家，時雍甚愛重之。嘗戲指女曰：「長必以妹配汝。」生女亦各留意。乃私為之詩，曰：

春風連理兩枝梅，曾向羅浮夢裡來。

分付東君好調護，莫教移傍別人開。

羞花踵韻答之曰：

庚嶺清香一樹梅，凌寒不許蝶蜂來。

料應一點春消息，留向孤山處士開。

生女情好甚勤，或與之對酌燈下，或與之吟眺花前，時雍不之禁也。

一日，文煥、羞花會於迎暉軒下，相與棄棋。文煥吟之曰：「紛紛車馬渡河津，黑白分明目下真。」羞花續曰：「莫使機關爭勝負，兩家人是一家人。」生女大笑。又鋪紫氍毹於中庭，攤牌較勝。文煥笑曰：「但要合著油瓶蓋。」羞花笑曰：「只恐貪花，不滿三十耳。」文煥興濃，求與之合。羞花變色曰：「概為正配，豈效鶉奔？妾雖至愚，決非金夫而不有躬也。兄何忽略如此？」文煥踉蹌而言曰：「人心翻覆，勢若波瀾。倘他日以兄妹為辭，將如之何？」羞花語塞，遂相交會。既而，柳眉半蹙，玉筍微寒，有體弱不勝之狀，兩情纏綿，極盡淫樂。文煥低吟曰：

鸞鳳相交顛倒顛，武林春色會神仙。

輕回杏臉色釵墜，淺蹙蛾眉雲鬢偏。

羞花續曰：

衣惹粉花香雪散，帕沾桃浪嫩紅鮮。

迎暉軒下情無限，絕勝人間一洞天。

兩情歡足。羞花脫臂上金釧一雙與生曰：「好賞此釧，是即主盟。」文煥拜而受之。未幾，時雍知覺，恐終敗露，召生謂曰：「汝宜速回，倩媒求聘也。」文煥拜謝將行，羞花私貽饋贖，且叮嚀「早來」，飲泣而別。文煥回見父母，備陳其情，父母悅從，卜日下禮。羞花因念生之故，尋命家人致緘，文煥啟視，乃集古絕句十首。其一：

繡戶紗窗北里深，燈昏香燼擁寒衾。

故園書動經年別，蒲地月明何處砧。

其二：

嗟君此別意何如，閒看江雲思有餘。

愁傍翠蛾分八字，酒醒孤枕雁來初。

其三：

風帶潮聲枕章涼，江流曲似九迴腸。

朱門深閉煙霞暮，一點殘燈伴夜長。

其四：

亂愁依舊鎖眉峰，為想年來樵悴容。

離別幾宵魂耿耿，碧霄何路得相逢。

其五：

雙垂別淚越江邊，待月東林月正圓。

雲鬢罷梳還對鏡，恐驚憔悴入新年。

其六：

欲於何處寄相思，懶對妝台拂畫眉。

咫尺煙江幾多地，好風偏自送佳期。

其七：

強拂愁眉下小樓，感時傷別思悠悠。

同來不得同歸去，幾度高吟寄水流。

其八：

百憂如草雨中生，十指寬催玉箸輕。

惆悵溪頭從此別，子規枝上月三更。

其九：

寒窗燈盡月斜輝，桃李陰陰柳絮飛。

春色惱人眠不得，高樓獨上思依依。

其十：

綠楊紅杏蒲城春，不見當時勸酒人。

聞說駕啼卻惆悵，帶圍寬盡小腰身。

文煥得詩，不勝歡悅。隨即備札，倩媒求聘，擇期人贅。合卺之夕，時雍欲試生才，即席上宣言曰：「門欄撤帳，不必舊詞。今要新人，口占為之，毋容思索可也。」文煥作催妝詩二絕云：

紅搖花燭二更過，妝就風流體態多。

織女莫教郎待久，速乘鶴駕渡銀河。

又：

笙歌鼎沸滿華堂，深院佳人尚晏妝。

願得早乘雲馭降，張郎久待杜蘭香。

時雍賀客大奇其才，贊之不容口。生女會晤，重整新歡。而佳人才子之情遂矣。好事者皆作詩紀之，褒而成帙，號《金釧集》，行於當世。

### 寶環記

淳熙中，有阮生名華，美姿容。賦性溫茂，猶善絲竹，時以三郎稱之。上元夜，因會其同游，擊筑飛觴，呼盧博勝，約為長夜之歡。既而相攜踏於燈市。時漏盡銅龍，遊人散矣，仰觀皓月蒲輪，浮光耀彩。華欣然曰：「當此景而歸枕席，奈明月笑人。孰若各事所能，共樂清光之下。」眾曰：「善。」一友能歌，華吹紫玉蕭和之，聲入云表。

近居有女玉蘭，陳太常子也。燈筵方散，步月於庭。忽聞玉管嗚嗚，因命侍兒窺之。還曰：「阮三郎會交於彼。」蘭頷之數四，凝睇者久之。因低諷一絕曰：

夜色沉沉月滿庭。是誰吹徹繞雲聲？

嗚嗚只管翻新調，那顧愁人淚染襟。

遂怏怏而入。華等曲終各散去，明夜復會於此，如是數夕皆然。

一夕，眾友不至，華獨徘徊星月之下。自覺無聊，乃吹玉蕭一曲自娛，未終，忽一雙鬟冉冉而至，華戲謂曰：「何氏子冒露而行？」鬟笑曰：「某陳宅侍兒也。因小姐玩月於庭，聞蕭心醉，特遣妾逆郎，以圖清夜之話。」華思曰：「彼朱門若海，閨寺守之。倘有不虞，何以自解？」因謝之曰：「予萎焉燕侶，敢望鳳儔，既辱辱音，倍加雀躍。但云朗隔若天漢，露草畏乎夜行，願酌斯心，達之幸也。」侍兒去。俄頃復至，出一物，曰：「如郎見疑，請以斯物為質。」華視之，乃鑲金約指環也。遂約之於指，無暇疑思，心喜若狂，隨之俱往。至三門，月色如畫，見蘭獨倚小軒，衣絳綃衣，幽姿雅態，風韻翩然。雖驚鴻游龍不足喻也。方欲把臂訴衷，忽聞傳呼聲，蘭即遁去。華狼狽而歸。寢不成寐，因吟一詞曰：

玉蕭一曲無心度，誰知引入桃源路。邂逅曲欄邊，匆忙欲並肩。

一時風雨急，忽爾分雙翼。回首洛川人，翻疑化作云。

遂日惶惶於陳氏之居，而香閣沉沉，無媒可達。日為羸瘦，寢食皆忘。父母及兄百方問之，皆隱而不露。

有友張遠，華之至交也。聞華病，往視之，因就榻究其病源。華沉吟不答，惟時時以目顧其手，嗚咽不勝。遠因逼視之，惟指約一環而已。遠會其意，因曰：「子有所遇乎？倘可致力，弟當力圖之。」華終日支吾，而遠苦叩不已。華度其可與謀，因長歎曰：

「異香空染，賈院牆高，翠羽徒存，洛川雲散，更何言哉！」遠得其曲折，因曰：「彼重門深鎖，握手誠難，幸有此環，容僕試籌之可也。」遂袖之而出。凝目於陳氏之門，以窺其罅。俄頃，一尼自其門出，跡其蹤視之，乃避塵庵之尼。遠喜曰：「吾計得矣。」遂尾尼至庵，出一白籤於前曰：「有事相煩，倘師能成之，當圖重報。」尼叩其詳，遠曰：「吾友阮郎，鍾情於陳太常之女。彼此相慕，會面無期。聞師素游其門，願得良謀，以圖一晤。」尼始有難色，遠懇之數四，始曰：「俟有便可乘，當相報也。」遂收其環而別。

次日，尼清晨至陳大常家，見蘭著杏黃衫子，雲舍半偏，從其母摘玫瑰於庭。見尼至，驚謂曰：「露草未乾，梁燕猶宿，師來何若此早？」尼笑曰：「不辭曉露而至，特有所請耳。」其母問之，曰：「敝庵新鑄大士寶像，翌日告成。願夫人同小姐隨喜一觀，為青蓮生色。」其母曰：「女子差長，身當獨行。」時蘭方抱鬱無聊，正思閒適，聞母不許，顏微佛然。尼再四懇懇，夫人因許共往。遂延早膳，兼致閒談。尼因耳目四集，終難達情，遂推更衣於小軒僻所，蘭躡其後，因與俱行。尼遂微露指環，蘭觸目心驚，即把玩不已，逡巡淚下，不能自持。因強作笑容，叩其所自。尼曰：「日有一郎，持此禱佛，幽忱積恨，顧影傷心。默誦許時，遂施此環而去。」蘭復叩其姓名，遂欷泣下。尼故驚曰：「小姐對此而悲，其亦有說乎？」蘭羞忸久之，遂含淚言曰：「此情惟師可言，亦惟師可達。但搖搖不能出口耳。」尼強之，曰：「昔者，閒窺青鎖，偶遇檀郎，欲尋巫峽之蹤，遂解漢江之佩。脫茲金指，聊作赤繩，蝶夢徒驚，鵲橋未架。適逢故物，因動新愁耳。」尼曰：「小姐既此關情，何不一圖覲面？」蘭歎曰：「秦台鳳去，夢岫雲迷。一身靜鎖重幃，六翻難生弱體。欲圖幸會，除役夢魂耳。」尼見悽慘情真，遂告以所來之故。蘭喜極不能言，惟笑頷其首而已。因出所題

《閨怨》便作回音。其一曰：

日永憑欄寄很多，慳慳香閣竟如何？

愁腸已自如針刺，那得閒情繡綺羅。

其二曰：

清夜淒淒懶上牀，挑燈欲自寫愁腸。

相思未訴魂先斷，一字書成淚萬行。

其三曰：

玉漏催殘到枕邊，孤幃此際轉淒然。

不知寂寞嫌更永，卻恨更籌有萬千。

其四曰：

朝來獨向綺窗前，試探何時了此緣。

每日慳慳偷問卜，不知擲破幾多錢。

因更出一環，並前環付尼，臨別曰：「師計固良，第恐老母俱臨，元其隙耳！」尼笑曰：「業已壽之。」

睡，某當有計耳。」尼因出別夫人，往復遠信。未行數步，遠已迎前，遂同至阮所，以詩及環付之。華喜不自持，病立愈矣。遽起櫛沐。夜分以肩輿載至尼庵，匿於小軒邃室。次晨，夫人及蘭果聯翩而至。尼延茶畢，遂同游兩廊。卓午，蘭困倦不勝，時欲隱几，尼謂夫人曰：「小姐倦極思寢耳。某室清幽頗甚，能暫憩而歸乎？」夫人許諾。遂送一小室中，更外為加鑰。

蘭入其內，果幽雅絕倫。旁設一門，隨手可啟，蘭正注目，忽華自牀後冉冉而來。蘭驚喜交加，令其躡足，兩情俱洽，遂笑解羅襦。雖戲錦浪之游鱗，醉香叢之迷蝶，亦不足喻也。歡好正濃，而華忽寂然不動，蘭驚諦視，已聲息杳如。遂惶懼不勝，推之牀壁，嘖然而起，遽整雲鬢。母雖訝其神色異常，第以為疾作耳，遂命輿別尼而歸。

輿音未寂，張遠及華之兄至，謂尼曰：「事成否？」尼笑曰：「幸不辱命。」遠問：「三郎何在？」尼指其室曰：「猶作陽台夢未醒耳。」遂推門共入。喚之數四，近而推之，死矣，各相失色元言。因思其久病之軀，故宜致是。遂歸報其父，托言養病於庵而殂，其事遂隱，而人無知者。惟蘭中心鬱結，感慨難伸。幾寤寐之間，無非愁恨，乃續前之四韻。其一曰：

行雲一夢斷巫陽，懶向台前理舊妝。

憔悴不勝羞對鏡，為誰梳洗整容光。

其二曰：

幾向花間想舊蹤，徘徊花下有誰同？

可憐多少相思淚，染得花枝片片紅。

其三曰：

一自風波起楚台，深閨冷落已堪哀。

餘煙空自消金鴨，耶得芳心化作灰。

其四曰：

雲和獨抱不成眠，移向庭前月滿天。

別怨一聲雙淚落，可憐點點濕朱弦。

自此終日懨懨，遂已成娠，其母察其異，因潛叩。蘭度不可隱，遂盡露其情，且涕泣而言曰：「女負罪之身，死無足惜。所以厚顏苟存者，為斯娠在耳。倘母生之，為阮氏之未亡婦，足矣。」母乃密白於太常。始猶怒甚，終亦無奈。遂請阮老於密室，以斯情達之，阮亦忻然，因托言曾聘於華者，遂迎之以歸。數月而生一子，取名學龍。蘭遂蔬縞終身，目不窺戶。後龍年十六而登第，官至某州牧，蘭因受旌焉。

#### 彩舟記

福州守吳君者，江右人。有女未笄，甚敏慧，玉色濃麗，父母鐘愛之，攜以自隨。秩滿還朝，候風於淮安之版閘。鄰舟有太原江商者，亦攜一子，其名曰情。生十六年矣，雅態可繪，敏辯無雙。其讀書處，正與女窗相對。女數從隙中窺之，情亦流盼，而無緣致慰。偶侍婢有濯錦船舷者，情贈以果餌，問：「小娘子許適誰氏？」婢曰：「未也。」情曰：「讀書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情乃書難字一紙，托云：「偶不識此，為我求教。」女郎得之微曬，一一細注其下。且曰：「豈有秀才而不識字者？」婢還以告。情知其可動，為詩以達之曰：

空復清吟托裊煙，樊姬春思滿畫船。

相逢何必藍橋路，休負滄波好月天。

女得詩，慍曰：「與爾暫相萍水，那得以絕句撩人。」欲白父答其婢。婢再三懇，乃笑曰：「吾為詩罵之。」乃緘小碧箋以酬，曰：

自是芳情不勝春，春光何事惱閨人。

淮流清浸天邊月，比以郎心向我親。

生得詩大喜，即令婢返命，期以今宵啟窗度候。女微曬曰：「我聞節幼怯，何緣輕出，郎君豈無足者耶？」生解其意。候人定，躡足蹬其舟，女憑欄待月，見生躍然，攜肘入舟，喜極不能言，惟嫌解衣之遲而已。女羞澀嬌懷，嚙不能暢情。撫弄久之方洽。其婉孌膠密之態，雖吳生妙染，不能模寫萬一也。既而體慵神蕩，各有南柯之適。風便月明，兩舟解纜。東西殊途，頃刻百里。江翁晨起，覓其子不得，以為必登閻墜死淮流。返舟求屍，茫如捕影，但臨淵號慟而去。

天明，情披衣欲出，已失父舟所在。女惶迫無計，藏之船旁榻下。日則分餉羹食，夜則出就枕席。如此三日，生耽於美色，殊不念父之離邈也。其嫂怪小姑不出，又撰兼兩人，伺夜窺覘，見姑與少男子切切私語。白其母，母恚不信，身潛往視，果然。以告吳君，吳君搜其艙，得情榻下。拽其髮以出，怒目，礪刃其頸，欲下者數四。情忽仰首求哀，容態動人。吳君停刃叱曰：「爾為何人，何以至此？」生具述姓名，且曰：「家本晉人，閥閱亦不薄。昨者猖狂，實亦賢女所招。罪俱合死，不敢逃命。」吳君熟視，久之，曰：「吾女已為爾所污，義無更適之理。爾肯為吾婿，吾為爾婚。」情拜位幸甚。吳君乃命情潛足掛舵上，呼人求援，若遭溺而倖免者，庶不為舟人所覺。生如戒，吳君令篙者掖之，佯曰：「此吾友人子也。」易其衣冠，撫之如子。抵濟州，假巨室華居，召儂相，大講合婚之儀。舟人悉與宴，了不知其所由。

既自京師返節，延名士以訓之，學業大進。又遣使詣太原，訪求其父。父喜，賚珍聘至楚，留宴累月，乃別。

情二十三領鄉薦，明年登進士第。與女歸拜翁姑，會親里，攜家之官。初為南京禮部主事，後至某郡太守，膺翟之封。有子凡若干人，遐邇傳播，以為奇遇云。

#### 晁彩外傳

大歷中，有晁彩者，小字試鶯，女子中之有文而能言者也。與母獨居，深嫻翰墨，丰姿豔體，映帶一時。有尼常出入其家，言彩美麗，為天下冠：不施丹鉛，而眉目如畫；不佩芳芷，而體恒有香；不簪珠翠，而鬢鬢自治。嘗見其夏月著單衫子，右手攀竹枝，左手持蘭花扇，按膝上，注目水中游魚，低諷竹枝小詞，若黃鶯學囀，真神仙中人也。性愛看雲，其父愛者，赤黑色也。故其室名曰：「窺雲室」，其館名曰「期雲館」。一日，蘭花始發，其母命賦之。彩即應聲曰：



隱於谷裡，顯於澧澗；貴比於白玉，重匹於黃金；既入燕姬之夢，還鳴宋玉之琴。

其敏慧若此。

少與鄰生文茂筆札周旋，每自誓言，當為伉儷。及長而散去，猶時時托侍女通慇懃。茂嘗春日寄以詩曰：

美人心共石頭堅，翹首佳期空黯然。

安得千金遺侍者，一燒鵲腦繡房前。

其二曰：

曉來扶病鏡台前，元力梳頭任髻偏。

消瘦渾如江上柳，東風日日起不眠。

其三曰：

旭日瞳瞳破曉霾，遙知妝罷下芳階。

那能飛作梧桐鳳，一集佳人白玉釵。

其四曰：

孤燈才滅已三更，窗雨無聲雞又鳴。

此夜相思不成夢，空懷一夢到天明。

彩得詩，因遣侍兒以青蓮子十枚寄茂，且曰：「吾憐子也」。茂曰：「何以不去心？」侍者曰：「正欲使君知其心苦耳。」茂持啖未竟，墜一子於盆水中。有喜鵲過，惡污其上，茂遂棄之。明早，有並蒂花開於水面，如梅英大。茂因喜曰：「吾事濟矣。」取置几頭，數日始謝，房亦漸長。剖之各得實五枚，如所來數。茂即書其異，托侍女以報彩。彩持閱大喜，曰：「並蒂之諧此其征矣。」因以朝鮮繭紙作鯉魚，函兩面俱畫鱗甲，腹下令可以藏書，遂寄茂以詩，曰：

花箋制葉寄郎邊，的的尋魚為妾傳。

並蒂已看靈鵲報，情郎早覓買花船。

荏苒至秋，屢通音問，而歡好無由。偶值其母有姻席之行，彩即遣人報茂。茂喜極，乘月至門，遂酬夙願焉。晨起整衣，兩不忍別。彩因自剪鬢髮，持以贈茂，且曰：「好藏青鬢，早締白頭也。」

茂歸，藏於枕畔。蘭香芳烈，馥馥動人，因以詩寄之，曰：

几上金猊靜不焚，匡牀愁臥對斜曛。

犀梳金鏡人何處，半枕蘭香空綠云。

綢纓之後，又復無機可乘。時值抄秋，金風淅栗。彩無聊之極，因遣侍兒以詩寄茂，曰：

珍簟生涼夜漏餘，夢中恍惚覺來初。

魂離不得空成病，面見無由浪寄書。

窗外江村鐘響絕，枕邊梧葉雨聲疏。

此時最是思君處，腸斷寒猿定不如。

茂答曰：

忽見西風起洞房，盧家何處鬱金香。

文君未奔先成渴，顯項初逢已自傷。

懷夢欲尋愁落葉，忘憂將種恐飛霜。

惟應會付青天月，共聽牀頭漏聲長。

自此以後，間闊彌深，彩抱鬱中懷，遂調素質。母察其異，苦詢侍兒，侍兒因微露其情。母歎曰：「才子佳人，自應有此。然古多不偶，吾今當為成之。」因托斧柯，以彩歸茂。定情之夕，更鬯幽懷，若比目之逝青波，文禽之逐綠水也。如此經年，並肩倚膝。試期逼迫，茂欲買棹長安。臨行，茂因問曰：「吾舍汝而遠行，天涯俄頃，得無悲乎？」晁彩慘然動容，曰：「君豈知也。竊聞分手，那禦傷心。江上斜陽，正當春日，峽中行雨，已阻朝雲，況蘭葉之當醉，屬文無之將貽。望長亭而跳脫緩，對離觴而腰驟寬。撫鴛枕於連宵，預滄怨淚，望魚書於他日，寧事蘭膏；幸踐刀環之期，毋貽機錦之怨。」又口占詩曰：

夫君遠別妾心愁，踏翠江邊送畫舟。

欲待相看遲此別，只愁紅日向西流。

彩家畜一白鶴，名素素。一日雨中，忽憶其去，試謂鶴曰：「昔王母青駕、紹蘭、紫燕皆能寄書達遠，汝獨不能乎？」鶴延頸向彩，若受命狀。彩即援筆直書二絕，繫於其足，竟致其夫。詩曰：

窗前細雨日啾啾，妾在閨中獨自愁。

何事玉郎久離別，忘憂總對豈忘憂。

又曰：

春風送雨過窗東，忽憶良人在客中。

安得妾身今似雨，願隨風去與郎同。

彩痛夫遠離，解足下青絲白雲履一雙，寄之曰：「如妾踵君而行也。」履下冥木，出於彩手，極為精巧。至京，遇博物君子，窺見之曰：「此謂白雲青鳥，王母御之會穆王於赤水之上者也。」故中國傳其制，天子赤鳥。凡鳥色皆象裳。婦人之鳥，飾以白雲，口綴雙珠。

越兩月，茂得雋歸，試問彩曰：「此履於古有制乎？」對曰：「此西王母御以降赤水者。」茂因益敬重焉。

一日，偶病消渴，生贈以武夷茶一函。彩謝曰：「猥辱來貺，不惟捐疾，勉我良深。第岸本不移，豈能止舟行之惑；日仍有度，寧可解雲駛之疑。請諷匪石之言，永結斷金之好。睹物心悲，力書不盡。」生以書示所知，都不解其指。一客在旁曰：「茶名『不遷』，意在勉其一志，故有此答耳。」其博物皆類此。彩與茂賡和甚多，而其最豔者，《子夜歌》十八首，因附於後云。其一曰：

儂既剪雲鬢，郎亦分絲。

覓向無人處，作同心結。

其二曰：

夜夜不成寐，擁被啼終夕。

郎不信儂時，但看枕上跡。

其三曰：

何時得成匹，離恨不復牽。

金針刺菡萏，夜夜得見蓮。

其四曰：

相逢逐涼候，黃花忽復香。

顰眉臘月露，愁殺未成霜。

其五曰：

明窗弄玉指，指甲如水晶。

剪之特寄郎，聊當攜手行。

其六曰：

寄語閨中娘，顏色不常好。

含笑對棘實，歡娛須是棗。

其七曰：

良會終有時，勸郎莫得怒。

姜檠喂春蠶，要綿須辛苦。

其八曰：

醉夢幸逢郎，無奈烏啞啞。

中山如有酒，敢借千金價。

其九曰：

信使無虛日，玉寄盈觥。

一年一日雨，底事大多晴。

其十曰：

繡房擬會眼，西窗日離離。

手自施屏障，恐有女伴窺。

其十一曰：

相思百餘日，相見苦無期。

寨裳摘蓮花，要蓮敢恨池。

其十二曰：

金盆盥素手，焚香誦普院。

平生酬所願，與郎為一身。

其十三曰：

花池多芳水，玉杯挹贈郎。

避人藏袖裡，濕卻素羅裳。

其十四曰：

感郎金針贈，欲報物俱輕。

一雙連素縷，與郎聊定情。

其十五曰：

寒風響枯木，通夕不得臥。

早起遣問郎，昨宵何以過。

其十六曰：

得郎日嗣音，令人不可睹。

熊膽磨作墨，書來字字苦。

其十七曰：

輕巾手自制，顏色爛含桃。

先懷儂袖時，然後約郎腰。

其十八曰：

儂贈綠絲衣，郎遺玉鉤指。

郎欲繫儂心，儂思著郎體。

#### 紫竹小傳

大觀中，有紫竹者，工詞，善於調謔，恒謂天下無其偶。一日，手李後主集，其父玄伯問曰「後主詞中，何處最佳？」答曰：「『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』耳。」玄伯默然。嘗游於野，有秀才方喬，樂至人也。一與紫竹遇，欲睹其狀更不可見，晝夜思之。面貌恍惚，中心拂鬱。每入市，見賣美人圖者，輒取視，冀其有相似者。或狹邪妓語，無不留意，用計高端，竟無

其人，終日悲慕，幾成痼疾。有寄情詩曰：

眉如遠岫首如螭，但得相思不相親。

若使畫工圖軟障，何妨百日喚真真。

一日，遇一道士持一錦囊，內有古鏡，謂喬曰：「子之用心，誠通神明。吾有此純陽古鏡，藏之久矣，今以奉贈。此鏡一觸陰之氣，留影不散，子之所遇少女，至陰獨鐘。試使人照之，即得其貌矣。然後令畫工圖之，所流之影，同此女。一得陽精，影即散去。他物盡然。」又戒喬：「不可照日，一照即飛入日宮，散為陽氣矣。」鏡背有篆書云「火府百鍊純陽寶鏡」。喬試之，果然。遂以白玉盤螭匣盛斯鏡，而達意焉。紫竹欣然而受，遂得以詩詞往來。長夏，喬讀書於種梅館，懷思紫竹至於忘食。忽紫竹遣以書，其大略云：「欲結赤繩，應須素箋。泣珠成淚，久比鮫人，流火為期，聊同織女。春風鴛帳裡，不妨雁語驚寒，暮雨雀屏中，一任雞聲唱曉。」喬答之詞，亦多綺麗，束尾附以《玉樓春》詞，曰：

綠陰撲地鶯聲近，柳絮如綿煙草襯。雙鬢玉面碧窗人，一紙銀鈎春鳥信。佳期遠卜清秋夜，梧樹梢頭明月掛。天公若解此情深，今歲何須三月夏。

自此音問兩絕，而想象難真。紫竹因覓銀光，繼序其悲愁眷戀之意，復綴以《卜算子》詞，曰：

繡閣鎖重門，攜手終非易。牆外憑他花影搖，那得疑郎至。合眼想郎君，別久難相似。昨夜如何繡枕邊，夢見分明是。

遂約於望雲門暫會。因於牆陰之下，閒履蒼苔，鞋底盡濕，而方不至，俄聞人語，遂歸繡閣。獨倚畫屏，不勝悵悵，作《踏莎行》一闕，云：

醉柳迷鶯，懶風熨草，約郎暫會閒門道。粉牆陰下待郎來，蘚痕印得鞋痕小。盡花日移陰，香失裊，望郎不到心如搗。避人倚屏山，魂斷還向牆陰繞。

紫竹既歸，方喬始至約處，四顧彷徨，憾惋而去。遂以尺牘故相譏調。紫竹為《菩薩蠻》詞，以戲語以解之曰：

約郎共會西廂下，嬌羞竟負從前話。不道一腰違，佳期難再期。郎君知我愧，故把書相抵，寄語不赴期，見時須打郎。

喬復為詞，戲答云：

秋風只擬同衾枕，春歸依舊成孤寢。爽約不思量，翻言要打郎。鴛鴦如共耍，玉手何辭打，若再負佳期，還應我打伊。

紫竹遂投誓於書，喬因寄《踏莎行》一闕云：

筆銳金針，墨濃螺黛，盟言寫就囊兒袋。玉屏一縷獸爐煙，蘭房深處深深拜。芳意無窮，花箋難載，簾前細祝風吹帶。兩情願得似堤邊，一江綠水年年在。

後因復尋舊約，遂得諧繾綣之私，自此兩情相得益深。紫竹常目喬為重寶，尺牘之間，往往呼之。時紫竹有南蕾桃花片重數錢，色如桃花，而明瑩如榴肉，市之得百金，因戲以詞寄喬曰：

與郎眷戀何時了，愛郎不異珍和寶。一寶百金償，算來何用郎。戲郎郎莫恨，珍寶何須論。若要買郎心，憑他萬萬金。

喬為之撫掌，但磋砣時景，忽復青陽，其父稍有所聞，遂召喬以紫竹妻之焉，然往來詩詞甚多，不能畢彙，猶有一詩云：

晨鶯不住啼，故喚愁人起。無力曉妝慵，閒弄荷錢水。欲呼女伴來，鬥草花蔭裡。嬌極不成狂，更向屏山倚。

又云：

思郎無見期，獨坐離情慘。門戶約花關，莫教輕風。生怕是黃昏，庭竹和煙。斂翠恨無涯，強把蘭缸點。

觀此，其風調可想矣。

### 姚月華小傳

姚氏女月華，少失母。忽夢月輪墜於妝台，覺而大悟。自幼聰慧，組織，不習而能，獨未嘗讀書。自此搦管，便有所得，其所為古文，詞妙絕當。時隨父寓於揚子江。時端午，江上有龍舟之戲，月華出看。近舟有書生楊達，見其素腕簾簾，結五色彩於跳脫，髮如漆，玉鳳斜簪，巧笑美盼，容色豔冶，達神魂飛蕩，然非敢望也。每日懷思，因製曲序其邂逅，名曰《泛龍舟》。一日，月華見達《昭君怨》詩，愛其「匣中縱有菱花鏡，羞向單于照舊顏」句，情不能已，遂私命侍兒乞其舊稿，且寄詩一紙，題曰《古怨》，云：

江水悠悠春草綠，對此思君淚相續。羞將離恨向東風，理盡瑤琴不成曲。

楊出於非望，樂不可言，立綴豔詩體，以致其情。自以遂各以尺牘往來。月華每得達書，有密語，皆伏讀數過，燒灰入醇醪飲之，謂之「款中散」。

一日，達飲於姚氏，酒酣假寐。月華私命侍兒送合歡竹鈿枕、溫涼草文席，皆其香閣中物也。達雖心蕩，亦無可奈何，遂悵然而歸。次日晨，月華以石花遺達，云：「出丹洞玉池，異於他處，色如水晶清明而瑩，久服延年。」達以詞誦之曰：

青樓仙女隔蓬萊，玉樹金窗向曉開。

燕子羽毛非廣袖，慙慙也帶石花來。

然月華雖工於組織，亦巧於丹青，凡花齊羽毛，世所鮮及。筆札之暇，聊復自娛，人不可得而見也。

一口，正揮毫畫芙蓉匹鳥圖，忽侍兒持達箋至，上云：「奉送不律麩。」二女侍在側問曰：「不律麩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楚謂之『聿』，吳謂之『不律』，燕謂之『弗』，皆筆名也。漢人有墨，名曰麩。」遂受之，答以所畫芙蓉圖。達見其約略濃淡，生態逼真，喜不自持，覓銀光紙裁書謝之，其大略云：

連枝欲長，忽阻山溪，比翼將翔，遽乖雲路。思結章台垂柳，心馳普救啼鶯，幸傳尺素之丹青，豈任寸心之銘刻。江湖恍在案，波浪條翻窗。植寫斷腸，飛揮交頸。繭紙發其枝幹，兔管借其羽毛。雌戲蘋川，雄依苔石。色與露花同照爛，翼將風葉共低昂。明鏡曉開，苦憶文君之面，疏螢夜度，遙思織女之機。所冀吾人，獲同斯畫。越溪吳水之上，常得雙開；漢樹秦草之間，永教對舞。

月華讀之，稱賞不已，以灑海刺二尺贈達曰：「為郎作履，凡履霜雪，則應履而解，乃西蕃物也。」又貼詩曰：

金刀剪紫絨，與郎作輕履。

願化雙仙覺，飛來入閨裡。

蓋達與月華雖文翰相通，而終未一睹，至是，見詩心醉若狂，乃賂女侍而得一會焉。臨別，謂月華曰：「少日即來。」不覺爽約。及至，姚不即見，楊戲書一句，調之曰：「女姚雖美，只如半朵桃花。」姚正怒，索筆對曰：「大信為高，莫負一詞言說。」楊

愈奇之，遂至往來無間。凡久會，謂之「大會」；暫會，謂之「小會」。又，大會謂之「鵝鵝會」；小會，謂之「白會」。而歡洽正濃，忽其父有江右之遷，已買舟於水畔矣。彼此倉皇，無計可緩，遂快快而別。

月華至舟，雙眉雲鎖，兩頰花愁，而飲食懨懨減矣。乃效徐淑體綴成一詞，而猶多悲怨，以寄達，曰：

妾生兮不辰，盛年兮逢屯。寒暑兮心結，夙夜兮眉顰。循環兮不息，如彼兮車輪。車輪兮可歇，妾心兮焉伸。雜沓兮無緒，如被兮絲夢。絲棼兮可理，妾心兮焉分。空閨兮岑寂，壯閨兮生塵。萱草兮徒樹，茲憂兮豈泯。幸逢兮君子，許結兮慙慙。分香兮剪髮，贈玉兮共珍。指天兮結誓，願為兮一身。所遭兮多舛，玉體兮難親。損餐兮減寢，帶緩兮羅裙。菱鑿兮情啟，博爐兮焉熏。整襪兮欲舉，塞路兮荊棒。逢人兮欲語，匝兮頭。煩冤兮憑胸，何時兮可論。願君兮見察，妾死兮何。

達讀之嗚咽不勝，幾絕者數四。

後達復至其舊院，惟見雙燕斜飛，落英滿地而已。遂亦整裝於江右蹤跡之，而竟無可查焉。嘗為友語及之，猶嗚嗚泣下云。

### 投桃奈

劉堯舉，字唐卿，舒州人也。淳熙未，父觀官平江許浦，堯舉從之行。是年，當秋薦，遂僦舟就試嘉禾。及抵中流，見執揖者一美少艾，年可二八上下，修鬢媚，眉眼含嬌，雖荆布淡妝，而過人種種，真若「海棠一枝斜映水」也。唐卿驚訝問，不覺戚戚心動。因默訪之，知為舟人子，乃歎曰：「有是哉，明珠出此老蚌耶。」唐卿始礙父在不敢通。

留連將午，情莫能已。駕言舟重行遲，促其父助纖。父去，試以眼撥之，少艾或羞怯而避顏，或嚴色以相拒。及唐卿他顧，則又睨覷流情，欲言還笑。唐卿見其明中裝樣，暗地撩人，心眼相關，神魂飛蕩，乃以袖中羅帕繫胡桃，其中綰同心一結，投擲女前。女執揖自如，若不知者。唐卿慌愧，恐為父覺，頻以眼示意，欲令收取，女又不為動。及父收纖登舟，將下艙，而唐卿益躁急無措，女方以鞋尖勾掩裙下，徐徐拾納袖中。父不覺也。且掩面笑曰：「膽大者亦如此耶！」唐卿方定色，然亦陰德之矣。

越明，復以計使父去，因得通問曰：「以子國色，兼擅巧能，宜獲佳偶，但文彩鳳，誤墮雞棲中，令人不能無慨。」女曰：「君言差矣！紅顏薄命，豈獨妾哉。義當咨嗟，敢生尤怨。」唐卿益為歎服。自是，兩情雖洽，然終礙父，咫尺隔若天涯，不能近體。

及抵秀州，唐卿引試畢，出院甚早。時舟人市易未還，遂使女移舟他處。因私懇曰。「僕年方壯，秦晉未諧，倘不見鄙，當與子締百年之好。」女曰：「陋質貧姿，得配君子，固所願也。第枯藤野蔓，難托喬松，而驥尾風馳，豈容蠅附。妾不敢叨，君請自重。」唐卿撫其肩曰：「嗚！是何足較。兩日來，被子亂吾方寸久矣，恨不能一快豪情。今天與其便，而子復拒執如此，望永絕矣。英雄常激而死，何惜此生？即當碎首子前，以報隱帕之德。」言畢，踴躍投身於河。女急牽其衣裾曰：「姑且止，當自有說。」唐卿回顧曰：「子真憐我乎？」遂攜抱枕席間，得諧私願。歡樂之懷，不減天上。女起，自飾其鬢，且為生整衣曰：「辱君俯愛，冒恥仰承。一瞬之情，義堅金石，幸無使剩蕊殘葩，空付餘香於游水也。」唐卿答曰：「苟得寸進，敢負心盟，必當貯子金屋。」兩相笑狎而罷。是夕，唐卿父母夢二黃衣人突報曰：「天門才放榜，郎君已首薦。」忽一人掣去，云：「劉堯舉近作欺心事，宜殿一舉。」父母驚覺。及揭示，果見黜落。少艾以為失望，快快淚下。唐卿撫慰，久之方已。

及歸謁父母，詰質以夢，唐卿匿不敢言，至次舉，復領舒州首薦。唐卿感女夙約，遍令求訪，竟莫能得。蓋或流泛他所，而唐卿遂及篆。